

宁波好书

镌刻在心中的那支队伍那条路

——读陈伟高《我走长征路》



王剑波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条路、那支队伍始终镌刻在人们的心里。陈伟高用近20年的时间，重走长征之路，寻访红军足迹，写下了近15万字

的文章，连同精选的近百张照片，汇编成书，题为《我走长征路》。我翻开书稿，读着质朴而又生动的文字，看着真实而又鲜明的图片，激动、振奋之情油然而生。

这本书记载的是孜孜不倦的探寻之旅。红军长征走过了两万五千里，越千山、涉万水，留下了无数遗迹。陈伟高重走长征路，不仅仅是参观纪念馆、瞻仰烈士碑，更多的是寻觅探究某次会议的确切会址、红军渡江的具体渡口、一场战斗的惨烈遗址，这些虽然只是长征路上的一个“点”，但正是这一个个“点”，构成了两万五千里的壮丽画卷。寻找这些“点”，并不是每一次都一帆风顺，一路上既有坡陡弯急、落石挡道的危险，也有岁月流逝、旧迹难辨的困扰。正是寻访过程的曲折不易，加上身临其境的现场描摹，使读者对长征的艰辛和红军的伟大更加具体可感。

这本书叙述的是大事件中的

小故事。红军长征走过了两万五千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重走长征路，就是重温先辈事迹，接受传统教育。陈伟高的书里同样有对长征故事的回忆和复述，与众不同的，他书写的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当年见过红军的老人，或者是红军后代，或者是当地村民的讲述，“发掘”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事，而且这些故事与此情此景相融合，与当地风物相映衬，显得血肉丰满、生动感人，可触可摸、可信可敬。

这本书抒发的是不忘初心的赤子之情。长征遗迹大多地处偏远，高山大壑、激流险川，与80多年前相比，这些地方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这些都在书中得到了反映。特别是作者记叙的当地百姓对长征对红军的感情、对长征遗迹寻访者的热情，令人动容。同时，陈伟高对寻访过程中看到的、遇

到的问题也没有回避，而是笔触含情、直抒胸臆，既有对保护长征遗迹、发展红色旅游的建议，也有对一些地方干部忘却长征精神、群众给予“差评”的愤慨。尤其是将这些问题与红军的事迹联系、对照起来写，让历史照亮现实，更显出作者的拳拳之心。

陈伟高是我在镇海区工作时的同事，当时他是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与贵州省普安县的对口帮扶工作。那些年，他数十次深入普安的村寨、学校、医院，了解当地困难，落实帮扶项目。我曾经在1998年和他一起去普安，陈伟高与当地干群的感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使我深为感动。我想，这又何尝不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陈伟高退休以后，还经常受邀宣讲镇海抗战史实和朱枫烈士事迹，畅谈重走长征之路见闻，分享红色之旅感受，他的“长征之路”还未走完，仍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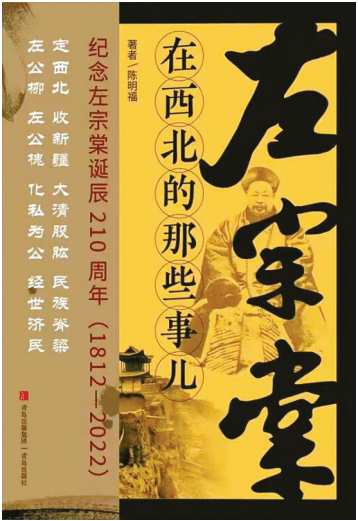
徐锦庚

定西北 收新疆 大清股肱 民族脊梁；
左公柳 左公槐 化私为公 经世济民。

这副对联说的是晚清名将左宗棠，他生于1812年11月10日，2022年是他210周年诞辰。近日，青岛出版社出版《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一书，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

左宗棠被梁启超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中国近代史上抵御外侵六次大的战役中，收复新疆和凉山——镇南关大捷，是仅有的两次胜利，都与左宗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主要描写了左宗棠晚年经营西北、收复新疆的这段历史，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历程，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和不足，并力求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的作者是陈明福。按惯例，后记一般由作者撰写，此书的后记却是我写的。说起来，这是令人悲伤的事。



进取勤奋 执着担当

——致敬恩师陈明福先生

化”。

退休前，先生有一个撰写“中华名舰系列”的计划，并出版了《“重庆”舰举义纪实》和《“中山”舰沉浮纪实》。退休后，开始了第三、四部的采访和写作，自费到全国各地寻访邓世昌的后裔，用4年时间，推出力作《海疆英魂》，第一次为民族英雄邓世昌立传。《人民日报》称赞此书“是一本宣传爱国主义的好书”。

古稀之年，先生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历时6年，历尽艰辛，踏遍关内塞外，叩访万里海疆，苦苦寻觅左宗棠踪迹，查阅数千万字的史料，搜集大量趣闻逸事，出版125.8万字的《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上、下册），荣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这是五年一度的奖项，也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随后，先生再接再厉，先后出版《左宗棠传略》《湖南出了个左宗棠》和《卫国英雄左宗棠》等作品。

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是苦难旧中国的缩影。苏联作家曾出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名噪一时。周恩来总理阅读后，对其美化沙俄侵略战争的写法十分不满。为了告慰周总理，真实反映旅顺口的屈辱历史，先生夜以继日，苦干一年，出版了80万字的《沦桑旅顺口》（上、下册）。大连《半岛晨报》请先生节选部分内容，以每天一个整版的篇幅，连续刊登32天，被国内媒体广泛转载。《半岛晨报》一时洛阳纸贵，读者纷纷收为藏品。

先生阅读能力极强，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学富五年，满腹经纶。他不顾年迈，又向新的目标挑战，立志写出一批大书，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名人树碑立传。57.2万字的《苏东坡大传》已于2020年出版，已经完稿的有72万字的《司马光正传》、100万字的《司马迁与史记》、60万字的《唐太宗大传》。如今，先生仙游，这些作品恐难问世，实在痛惜！

先生自退休以来，劳顿奔波，踽踽独行，激情创作，拼搏不息，著书立说1200多万字，已出版15部，尚有11部待出版。加上他在职时出版的作品，共著述51部作品、1800多万字，其中出版41部作品，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

先生不是天才，只是一位苦难修行者。他的才华和成就，不能证明他天赋高，只能证明他比别人付出了更多努力，经历了更多苦难。他没有被苦难压倒，他把苦难踩在脚下。他没有顾影自

怜，而是忍辱负重，挺起胸膛，把目光投向天际，把世界揣在怀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先生的视野里，既有久远的帝王将相、文豪大家，也有身边的平民百姓、芸芸众生。在先生的胸怀里，既有国域疆土、民族兴亡，也有愤世嫉俗、怜贫惜弱。

如今，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怀念先生，敬仰他自强不息的进取，敬仰他夙兴夜寐的勤奋，敬仰他锲而不舍的执着，敬仰他心怀天下的担当。而这些都是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脊梁。

我在大连海军政治学院求学时，先生是闻名遐迩的名师，我有幸聆听过他的课，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密切交往30多年，情同父子。人的一生学无止境，师亦无数，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然真正敬若父母的老师毕竟是少数，而数十年密切交往、念兹在兹、肝胆相照、亦师亦友的老师，更是寥若晨星，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恩师。

有感于先生的进取、勤奋、执着和担当，我写了一篇《老骥伏枥为“立言”》，全文4590字，介绍了他的事迹。2009年8月14日，《光明日报》“人物”版以半版篇幅刊发。先生捧着报纸，兴奋得像个孩子：“《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的最高殿堂，这是给我的最高奖赏啊！哎呀呀，我何德何能，竟然得到这么高的荣誉！”

在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我经过数年准备，为先生撰写了近40万字的传记《大器晚成》。此作虽动念于为先生祝寿，但撰写一部长篇传记，毕竟不像购买一份寿礼那么简单，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具备足够的情感动力。著书立说大半辈子的先生深知这一点，当我把书敬献给他时，他动情地说：“有这一本书，我死可以瞑目了！”

先生仙逝后，我赶到大连送行。先生的亲属经过商议，一致决定由我写悼词、致悼词。他们说：“你比我们还了解他，最有资格写悼词，也最有资格致悼词。”这是对我的最大认可。致悼词时，我泪眼婆娑，几度哽咽。

《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是先生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此书能得以顺利问世，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和告慰。

阅读家

陈伟高 陈明福

荐书

《重走天山路》



《重走天山路》由六章构成，依次是“吐鲁番：丝绸之路与西域十字路口”“吐鲁番盆地与天山”“吐鲁番史事记略”“与古道相关的遗址”“沉寂的吐鲁番古道”“吐鲁番现代交通路线与古道之关系”。阅读本书，我们可沿着大唐将士和高僧玄奘的足印，在领略大漠孤烟、驼铃悠扬的同时，感受和体会“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的严酷……

在《重走天山路》中，作者以西域历史背景、丝绸之路的沙漠戈壁和天山腹地路线为地理依托，以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用探险考察的方法从厚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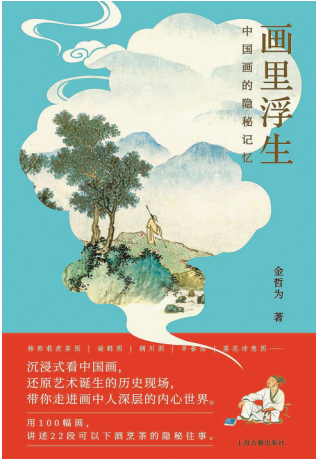
作者	巫新华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2年9月

的历史尘埃中发掘这些沉寂的丝路古道，揭开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枢纽的吐鲁番地区真实的历史面貌，强调了西域十字路口重要的交通作用，再现了古代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灿烂的文化与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巫新华将自己多年来的实地考察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充分结合，对吐鲁番的古城遗址、烽燧遗址、古道分布情况等进行了详尽阐述。书中包含多幅考古测绘图、遗址遗迹图、古代交通路线图，图像资料十分丰富，直观展现了吐鲁番的古道变迁。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疆探险界许多徒步探险爱好者多次开展天山吐鲁番古道探险探路和穿越探险，进一步落实了吐鲁番天山古道的实际走向与路线。本书完稿之际，新疆著名户外探险者荒漠人(杨贵新先生)提供了他们多年来探查吐鲁番天山古道的照片和记行文稿。可以说，《重走天山路》收录了近年来广大探险爱好者对吐鲁番古道的探路之旅，传递了沟通古今的切身之感。

(推荐书友：郝双双)

《画里浮生：中国画的隐秘记忆》



一位耐心的作者，怀着对中国画的热爱，在浩繁的史料中，拾起关于画作的记忆碎片，演绎出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写成《画里浮生：中国画的隐秘记忆》一书。作者金哲为拥有历史学学士和艺术硕士的学位，现为中国艺术史领域自由撰稿人。他对中国画的解读并不限于对画作本身的阐述，而是基于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对历史人物抱有‘理解之同情’”的观点，结合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侧重还原和艺术品相关的“历史现场”，试图“潜入画中人的深层内心世界”。

作者习惯从画作所表现的历史事件或者画师当时作画的场景延伸开去，讲述与画作相关的故事。例如，在《飞仙岭下的来客》一文中，作者并非仅仅讲述《明皇幸蜀图》所表现的唐玄宗

作者	金哲为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期	2022年4月

被迫西逃的历史事件，而是从多个角度切入。在开篇，作者便说明了飞仙岭的地理位置以及杜甫关于飞仙岭的诗《飞仙阁》等信息，帮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画中故事所发生的地点。随后通过细腻的文字再现画中的场景，但作者介绍到一半，便采用倒叙的手法，提到月初已经发生的唐军溃败事件，这是导致唐玄宗西逃事件的直接原因。接着又介绍了《贵妃上马图》，强调李隆基对贵妃的宠溺之情。随后，又讲起“马嵬驿事件”。总之，作者巧妙地将画中事件和更多故事串联起来，让我们能够在种种对比中，感受到画中唐玄宗的落魄情绪。

作者在叙述中加入了不少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构成了本书的独特气质。例如，作者明确反对“画家是为了避讳，刻意将李隆基的逃难画成出游”的说法，认为这恰恰是“生活于开元、天宝的那一代人”身上的“与生俱来、无法摧毁的乐观和自信”。在该文的末尾，作者引用了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诗句，指出那一代人身上“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事情陷入绝望……深信一切都有重来的可能”的生命朝气。

(推荐书友：金夏辉)

《狩猎愉快：世界推理小说简史》



《狩猎愉快：世界推理小说简史》对自爱伦坡1841年发表《莫格街凶杀案》以来推理小说发展的180多年历史进行了梳理，以欧美和日本两条主线为轴，介绍了200余部推理小说名作和派系演变，同时对作品的形成背景、文学特色等进行了系统阐述。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介绍小说的同时，没有剧透，让读者对作品保持足够的神秘感。

作家褚盟曾任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主编，主持引进出版过数百部推理小说，如今通过担任相关综艺节目编剧、推理专

作者	褚 盟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2年11月

栏主讲人助力推理文学的推广。在本书中，褚盟以其专业的知识背景和简洁的文字语言，用讲故事的方式将欧美侦探和日系推理的发展呈现给读者，避免了“百度百科”式的干拉条目和学术味浓厚的历史回顾，让人读来轻松愉悦。

褚盟本身是从一名推理粉丝转为职业者的，虽然在后期从事了不少专业工作，但因为缺乏系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所以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不专业”，比如被人诟病的某些时间错误，比如遗漏某些粉丝认为的重要作品等。但既然是介绍，就必然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褚盟对欧美和日本推理小说发展史着墨较多，这与他对这些作品的了解程度较深有关。

如果我们以粉丝的标准来看待褚盟及其作品，以进一步了解推理小说，《狩猎愉快：世界推理小说简史》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推荐书友：何小美)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